

■人与动物

白头翁的新房

■陆金美

我家住三楼，朝阳的窗前，有棵很大的香樟树，枝头离窗台很近，弯腰伸手就能摘取枝叶。那日我出差回来，打开窗户，发现枝头有个刚筑一半的鸟窝。窝就在树权之间，是新草新泥巴，这是什么鸟的窝？我好奇地躲在窗后，等这鸟窝的主人。不一会儿，一只白头翁衔着一根很细的小枝干，落在窝上面的树枝上，低头朝窝里瞧瞧，然后跳进去，将嘴里衔的小枝干丢在窝里。“咕噜——咕噜——”叫了两声，很快又一只衔着泥巴的白头翁飞来了。

它们是一对，开始为修筑爱巢而奔忙。看它们衔着杂草、枝叶、泥巴，轻快地穿梭在香樟树枝间，我不禁想

起了张镃的《白头翁鸟》的诗句：“桧丛从懒惬意，巧好春林百鸟声。羽翟误教推皓首，细听多是少年情。”瞧，白头翁就是这样勤劳可爱，为了哺育下一代，一刻不停地往返劳碌，从黎明到黄昏。

有了新邻居，家人们很是欢喜，常常在窗台上放些它们喜欢吃的食。周末那天，闲来无事，我端把椅子坐在窗口旁，看这对白头翁在香樟树上笑闹。有只正伸长脖子，用它的小黑嘴对站着站在树枝上正用尖而细的小嘴梳理羽毛的同伴“咕噜咕”。梳理羽毛的同伴好像听了指令似的，忙振翅，晃着小脑袋，翘着翅膀一步一步向它靠拢，叫声停了，接着这对情侣将身子靠在一起了。那么大的一棵树，它俩还挤挤挨挨地不知给谁节省地方。我看着树上这

对白头翁的恩爱劲儿，心生羡慕。白头翁有灵性，它小小的脑袋里肯定藏着我们不知道的许多智慧。相处二三周，我觉得窗外的邻居很可爱，它们每天起得比我们还早，但从没有在我家的窗前嘻闹，打扰我们休息。下雨天，我放把桑葚干在窗台上，透过玻璃窗，看到这对白头翁用圆溜溜的眼睛，感激地、温柔地望向我。迎着它俩温柔的目光，我看齐白石笔下的白头翁，他画过白头翁和石榴，意为“白头多子”，画过“春之牡丹白头翁”，意为“富贵白头”，均是雅俗共赏的精品。

白头翁的新房建好。这一日清晨，窗外的香樟树上来了好多白头翁，它们开心地在树上鸣叫，声音有板有眼，悠扬动听。我赶快起床，站在窗

前，见邻居站在窝里，树上七八只白头翁，在邻居面前快乐地叫着。公冶长懂鸟语，我不懂鸟的语言。可我从它们热闹的程度能猜出它们是为这对同伴举行婚礼的。一只白头翁正跳上枝头，似乎被同伴闹得难为情了，又躲回自己的窝里。

今天是我邻居大喜的日子，心生一念，想给这对新婚邻居送份礼物。我解下一根扎喜糖纸盒的黄丝带，用剪子把它剪碎，乘新郎新娘送客时，我打开窗户，站在椅子上，伸手把它放在鸟巢里。我想新郎新娘回来后，一定会喜欢这份贺礼，用块做新床上的床单、再用一块做被面子，或许还可以给它们将来的小宝宝做一件漂亮的小衣服。

你好，邻居，愿你们早生一窝大胖小子。

■百姓故事

拔鱼刺

■陈慈林

当年住单身宿舍时，有个舍友名字里有个鲤字，问他为什么要起这怪名字？他说，这是其老爸特意在他名字中带个鲤字，意在告诫他今后吃鱼，别让鱼刺哽了喉。

鱼刺哽喉真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？直到我自己被鱼刺哽了喉，才有了深刻的认识。那天中午我吃的是鲫鱼，鱼肉虽鲜美，但刺细而多，我吃东西一直都很快，结果一根不粗不细的鱼刺哽在我喉咙间。催吐几次都没吐出来，我就按民间“秘方”自疗：先是喝酸醋，然后吞饭团、咽韭菜，试图把这根鱼刺“压”到胃里去。谁知效果不明显，到吃晚饭时，根本无法把饭菜咽下去，就连吞口水也感觉有异物感，只能勉强喝稀粥果腹。

怎么办？我拿不定主意，就把窘境发到微信朋友圈，帖子发到朋友圈才5分钟，就接到居住在南太湖之滨湖州好友“随遇而安”发来的微信：“建议你快点去医院处理，否则可能产生极严重的后果……”“随遇而安”姓徐，是我多年老朋友，她退休前曾任湖州市外国语学校校长，平时做事干练、沉稳。她的严肃和急迫语调令我严重不安，我赶紧去离家较近的红十字会医院就诊。

医生让我张大嘴巴，说看不到鱼刺踪影；又顺着食道伸入一枚摄像探测仪，只见电视屏幕上，食道与呼吸道相交处，一根长约2.5厘米，弯曲似钩的鱼刺斜插在食道壁上。也许是紧张，也许是条件反射，探测仪触碰食道壁引起我痉挛恶心，医生忙在我咽喉处喷上麻药，用特制手术钳很快取出鱼刺。因为处置及时，患处没有炎症，因此无须后续治疗，仅花了二三百元手术费。

徐校长获知我已无恙颇感欣慰，随后她用微信发来一件令我惊悚不已的往事：几年前她家先生为一根鱼刺差点送了命。湖州素为鱼米之乡，鱼是餐桌上的主菜，那天她先生喝鱼汤豆腐时不慎吞下一根鱼刺，当时无明显感觉，几天后因胸部隐隐作痛方去就医。第一家医院拍了CT片，说情况严重，建议去上级医院。当地中心医院拍摄加强CT，发现鱼刺已刺破食管，贴近肺动脉，已严重危及生命，必须立即实施胸腹大手术……为一根鱼刺竟要开膛剖肚，家属心有不忍，就转院至医术比较精湛的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。

因病情拖延了一段时间，到上海时情况更加危急，即刻送入中山医院重症监护室，医生还下达了病危通知书。当晚由胸外科医师谭黎杰博士主刀，虽是微创手术，也做了5个多小时：腹部打了两大洞一小洞、右肋又开了一个小切口。手术后在重症监护室住了五天四夜，三周不能喝水进食，只能靠鼻饲营养液和雾化润喉，仅医疗费用就花了3万多元。

惊魂初定的徐校长事后写下一首打油诗记其事并寄语老友：“鱼刺似钩钩，食管竟穿透。签字病危单，两腿直颤抖。一夜手术室，五天ICU。三周靠鼻饲，滴水未润喉。个中苦滋味，零泪咽喉流。幸医擅专术，妙手解虞忧。劝君谨记取，凡事须慢悠。吴语为百坦，智慧赢千秋。衣食起居行，柴米醋盐油。老至宜慎静，健康方自由。”

我也效仿，以一首打油诗赠给可能鱼刺哽的朋友们：“吃鱼有风险、拔刺需谨慎；土法不可为，大意惹大祸。”

■人物素描



生机盎然

郭建生 摄

■凡人凡事

清晨的闹钟铃声

■应红枫

中考前夕，大清早的5点多钟，客厅里突然传来一阵“噼里啪啦”鼓掌声和喊“加油”的声音，然后是“噼里啪啦、噼里啪啦，上课要迟到……”的一段音乐，让我莫名其妙。起来查看，发现是从老婆的提包里传来的。

问老婆怎么回事？老婆说是昨天从班级里一个男孩那里收缴上来的手机。学校规定学生不准带手机来校，更何况已经是初三毕业班了，而且男孩好几次带手机到学校，警告多次，老婆于是动用了当班主任的威严，将手机收缴上来了。怕放在办公室里不安全，就放在包里带回家里来，没想到这孩子设置的闹钟这么早。

都说初中的中考比高考更具竞争力，到了初三，各种习题、各种考试，魔鬼训练的程度

不亚于迎接高考。每一个学生都削尖了脑袋睁大了眼睛，在毕业竞争的激流漩涡中拼搏，任何人不能置身局外。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科学，哪门功课都不能落下，落下一科，考试总分排名就会一落千丈。我曾经在小区门口的公交车站里碰到两个中学生，他们在抱怨中考复习作业超级多，每个老师都说回家作业不到一个小时就可完成，可是科学一小时、语文一小时、数学一小时、英语一小时……做到半夜都完不成！现在的中学生确实是辛苦的，特别是毕业班的学生，来自升学竞争的学习压力，甚至让成人难以想象。虽然近年来对

学生实行“双减”，但是“逆水行舟用力撑，一篙松劲退千寻”，升学的竞争压力摆在那里，谁放松学习就意味着被淘汰，所以每个学生都坚守着激流勇进的信念，铆足了劲冲刺“最后100天”。

我对老婆说，一个能把闹钟设置得这么早把自己催醒的孩子，你把手机收缴上是一种错误，说不定这个孩子今早没有闹钟会睡过头了，你赶紧给他家长打个电话，提醒一下孩子起床时间。回到家，赶紧把手机还给他。

■余喜华

摄影师阿高

跟不上时代脚步，生意渐趋清淡。随着第三代的出世，阿高嫂给女儿带小孩去了，摄影室由阿高独自打理着。

说起阿高女儿，夫妇俩培养了一个高材生，曾经是黄中的学霸，学生会主席，东北师大本科，北京师大硕士毕业。

阿高老父早些年已故世，三年前，阿高老母也去世了，阿高从此成为“孤儿”。阿高有个弟弟，也是残疾人，脑子不大灵光，有时会犯糊涂。以前阿高老弟在妹妹的瓜田农场干活，前年生了场病，不能干活了，阿高把他收留在摄影室内，帮忙室务，做些力所能及的扫地、做饭之事。毕竟一母同胞，手足情深。

阿高如今的摄影，无关艺术，无关时尚，无关树上“开满大妈”，地上“趴满单反大爷”时的闹猛。阿高的摄影是工作作风，人们的工作照、证件照；是怀旧复古风，退休老人们的旧照片翻拍，打印成册；是纪念风，老同学、老战友一起经营，夫唱妇随，一度生意蛮红火，聘请的帮手也有两三个。如今岁月变迁，摄影装备日新月异，阿高有点

友聚会集体照，逝者的遗照。

认识阿高是个意外事件，是认识阿正时顺便认识的。几年前，阿正因

为法律问题垂询于我，我们此前并不认识，他向国忠表弟要了我的电话，我们电话约定在九峰的烟雨湖边见面，还约了碰头时的标志。我像地下工作者那样来到九峰赴约，在烟雨湖边的一张茶桌上，我看到了与阿正约定的标志，一本杂志，和坐着的一个人，我以为就是阿正。但站起来自我介绍说他是阿高，阿高忘了带资料，回去拿去了。就这样，我认识了阿高，而且比认识阿正早了十几分钟。

这些年，我上班必经过阿高店门口，有时踱进店去，与阿高聊聊天。阿高摄影忙碌之余，有空也与旧日战友一起山野采风，小酒怡情，K歌抒情。但阿高娱乐有度，始终以摄影室工作为核心，不舍初心。

其实，我与阿高很早就是邻居，二十多年前，我住宏兴花园陋室，就在阿

高摄影室后面，一墙之隔，直线距离不足50米。站在阿高店门口，可以直视我曾经的家门。那时候，我也常经过阿高店门口，但那时摄影店都开在大街闹市处，如此清幽之地的摄影室，我想必定是高雅之舍，故望而却步，不敢涉足，从而错过了认识阿高。

再往前追溯四十几年，我与阿高的老家，都在鉴洋湖畔，两家的距离也仅千余米，我们都是喝鉴洋湖水长大的。阿高常提起年轻时上螺洋街、路桥市场，要从我村里过。其实阿高走过的村里那条路，就在我家后门，但我们都那时无缘碰见。也许我曾站在后门头，见过匆匆走过的阿高，但阿高脑门上没有写明：我是你四十后的朋友阿高，因此我们又错失了几十年。四十年前，我们如何能料到今天的样子呢？有如今天的我们，不能料到二十年后的样子。

摄影师阿高，一如既往地打理工作室，打理庸常的日子。

2022年5月21日

责任编辑:郭建生 版面设计:孙怡文 E-mail:qis1962@sohu.com 电话:81916093

3

■耳闻目睹

住院部里的“人世间”

■翁建飞

不灵的后遗症。

寿大妈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和劳作，一次次地“冒险”，无疑跟钱有关，但也不完全是为了钱。记得有位作家在给他的女儿的一封信中写道：生命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浪费，你需要判断的仅仅在于，这次浪费是否是“美好的”。在寿大妈看来，黑土地能种出庄稼是一件美好的事情，她甘愿为美好而“浪费”生命，而且是全力以赴的那种意愿，那种执着。倘若减去20岁年龄，寿大妈也许会是一位种菜、贩菜的网红商人。

提及卖菜的收获，寿大妈不以为然，还怪自己“低能”，“我们村阿萍他们真叫‘有货’，他们培育菜秧、菜苗卖给城里人，一捆十株，每株卖一元，十株就是十元，生意好时一天收入上千元。”她说，同他们一比，我这点“出货”真算不了什么。

听得出来，她的话语中流露出一种不甘，一种出院后“重操旧业”的决然。

她让我想起一位不愿宅家、热爱旅游的大妈的铿锵誓言：我宁愿死在路上，也不愿死在医院的病床上。人生旅途，各有各的向往，各有各的活法，即便是上了年纪的大妈。

后几日，父亲的病情有所减轻，“降格”转到了其他病房。第二天傍晚，一位同样患非创伤性脑出血的男性病人，由两名护士及病人的母亲和妹妹一道推进父亲先前住过的病房。病人看上去四十出头，体态魁梧，但意识不清，双手被纱布条捆在病床两侧的栏杆上。心电监护、吸氧、输液、插管……危重病人该有的“武装”，他从头到脚全配备了。

待暂时安顿好病人，护士让病人的妹妹到护士站工作台办理签字手续，妹妹迟疑了一会儿，又转过身去叫母亲来签。这不经意间的举动微妙而复杂，透出亲情之间一种血浓于水的不可承受之重。

而此时，医院突然停电，唯有几处应急灯依然亮着。站在离护士站工作台不远处的我，赶紧点开手机上的手电筒，上前一步替签字的病人母亲送去光亮，并安慰她：“不要急，慢慢来。”老人家戴着口罩，虽看不

到她的面部表情，但双眸满含忧伤，其内心的痛苦挣扎可想而知而知。她右手哆嗦着签字，嘴里喃喃低语：“我也难决定，手术到底要不要做，万一变成植物人……”

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，医生与病人家属之间的沟通有了定向——手术治疗。随后几天，父亲出院了，我当然也离开了这个不宜久留、不断生长“社会新闻”的地方，心里却总是挂念着那位浑身“武装”得令人怜悯又有些恐惧的病人。在一个周末的晚上，我与同一病房的护工通了电话，从他口中得知，病人已转至康复病区，表明手术成功，事随人愿。

生死往往只有一步之遥，救回来的躯体让生命变得格外具象而生动，闪耀着爱的光芒。我想，病人家属该向医者“为可能，尽所能”的辛苦努力而致敬，也该为自己在亲人生死攸关之际所作出的正确抉择而庆幸，母亲庆幸没有放弃儿子，妹妹庆幸没有撒手哥哥。重生，活着；一家人，在一起；多好！

都说医院是一个能阅尽百态的“人世间”，确实，亲眼看见、身临其境则感受尤为深刻。

丹青传意颂黨恩

喜迎党的二十大

喜迎中国共产党二十大胜利召开

董柏云书